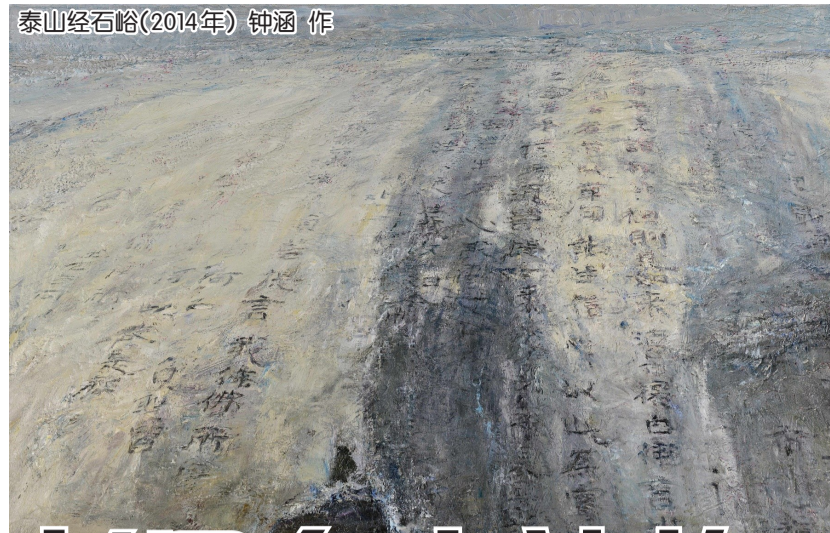




风起处(2009年) 钟涵 作



画家黄永玉(1981年) 靳尚谊 作



泰山经石峪(2014年) 钟涵 作



沈朝惠肖像(1962年) 靳尚谊 作

# 靳尚谊钟涵油画作品展彰显东方神韵

本报讯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新中国美术史上,靳尚谊、钟涵对中国油画艺术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的艺术生涯正是在激情岁月中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他们的艺术创作也与共和国的脉搏紧密相连。日前,由国家大剧院主办、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协办的“名家足迹”系列艺术展之“靳尚谊、钟涵油画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的一系列油画作品,涵盖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这也是二位老艺术家首次联袂办展。

与以往展览大多关注两位艺术家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同的是,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更多选自他们日常的艺术创作,其中不少罕见的作品集中亮相。许多作品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各自的艺术面貌,更生动展现出艺术家们以新时代的艺术视角,将西方油画本体语言与东方

传统文化精神融为一体的独特艺术语言,这种融合所产生的审美情趣对后人起到了很深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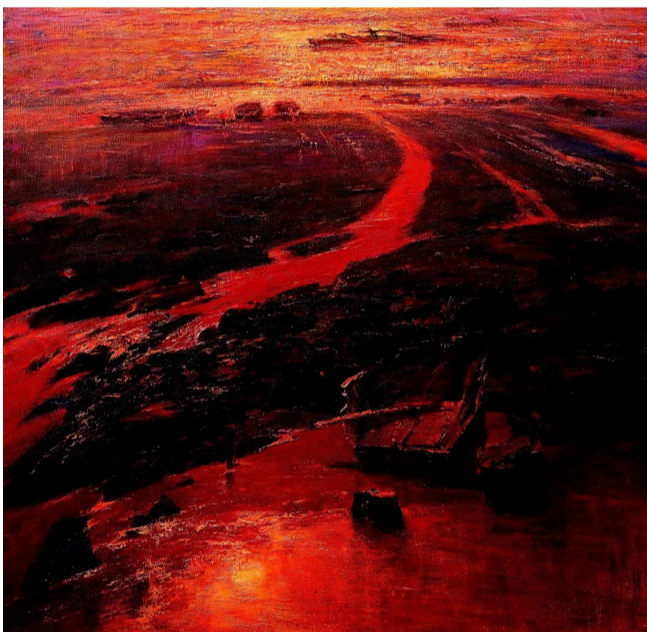
靳尚谊的作品以现实中国人物的形象创造出含蓄、典雅、沉静、和谐、单纯的古典美,人物造型体积厚重,富有力度,用色含蓄典雅,刻画了一个崇高与优美并存的世界。在此次展览中,靳尚谊的作品多为人物肖像,其中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物写生,80年代对人物画探索的作品,90年代确立个人风格后的系列创作,以及近些年来对现代平面装饰风格探索的作品。艺术家借助当代名人和普通人尝试油画的各种语言,囊括了从古典方式至印象主义直到平面化的线性处理,旨在以丰富多变的形式塑造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比如,他画中的新疆人物,形象结实、构图稳固,于庄重中透露优雅;他所画的身边人物肖像,采用多变的形式,或以线条构形,在平面的形体刻划中寓生动的笔触塑造,或以近似点彩的笔触建构形体,凸显油画笔触的触感和色彩的细腻转化。艺术家根

据表现对象的特征以及自身的创作意图而采用相应的油画语言,在这变化之中始终保持清新典雅的特质。此外,展览中亦展出了靳尚谊的风景写生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语言洗练、色彩质朴、意境悠远,如隽永清新的诗歌般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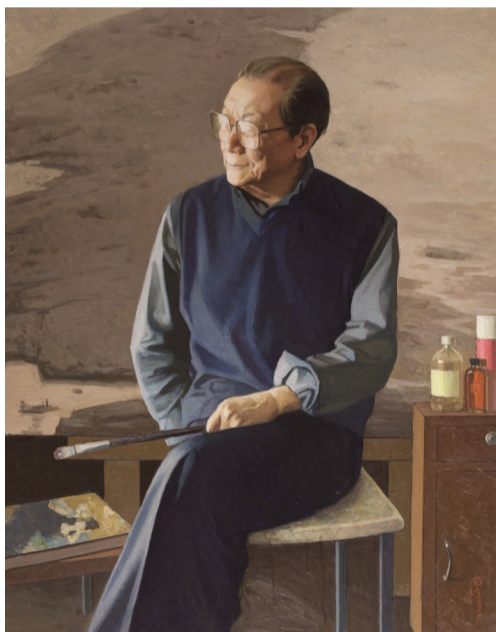
钟涵曾无数次风尘仆仆深入黄土高原地区,把心血倾注在滚滚黄河、纤夫之路上,他浑厚而质朴的画面中不仅流露出富有诗人气质的哲思,更体现出其精研中西文化之后对油画本土精神作出的追求。钟涵的作品大多表现人与自然的艰苦关系,从此次展览所展出的新疆和河南写生系列、黄河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艺术家用凝重的笔触和浓重的色彩,表现人与黄土高原、人与黄河等自然艰苦环境拼搏抗争的精神,表现人类坚强不屈的悲壮气概。在他的作品里,一切形体融化在神秘莫测的形相氛围之中,借助风、云、烟、火等不可触摸的形状增强笔触在画面的运动感,创造浑然一体的视觉撼动,其浓黑厚重的画面中,常常以些许跳跃的亮色引导观者之眼,于其构



北海雪窗(2001-2003年) 钟涵 作



行舟与舟舟(2011年) 钟涵 作



老艺术家钟涵(2017年) 靳尚谊 作



戴尔夫特老街(2010年) 靳尚谊 作

恒定的象征壮美。相较之下,靳尚谊的作品偏重于清晰的线性形体塑造,而钟涵则倾向于明暗块面的涂绘式造型。这两种相异的油画模式正好映射出欧洲油画史的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古典线性与巴洛克图绘性。

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级文化机构是展示大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自开幕运营以来,大剧院一直积极参与中外优秀表演艺术的展示、典藏和传承,不断提升艺术殿堂文化内涵,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11年多来,大剧院陆续推出了“名家足迹”系列展览,通过对优秀视觉艺术作品的展示,为公众提供了多元而立体的艺术体验。主办方表示,此次油画作品展既是对两位画家艺术探索之路的一次简单梳理,也是对其近十几年新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写实功力与质朴的生活气息,更反映出老艺术家们对当下的艺术现状所表现的冷静思考。因此,将两位老艺术家截然不同的风格展于一厅,对观众赏鉴油画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范 得)



## 气象万千云霞蔚

赏读陈奕纯《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任之

近日,赏读陈奕纯的国画《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先则惊讶,之后是激动。惊讶者是艺术精神焕发,激动的是那照亮心灵的大美。

画山水者,得具大气局、大襟怀,即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其实所写的还是自家胸中丘壑,是创造性的墨舞山河。有什么思想境界,笔底就有什么样式的山河。因此我们常说,艺术是思想者的艺术,艺术是艺术家的智慧结晶。

在壮怀激烈之中,笔端气象万千,满满的感情,借着创造的契机,驰骋、奔放、激越、飞扬,这是创作者精神风貌的展示。故写山要情满于山,让山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是我们喜欢阅读山水画作的原因。

山有种种,尤其我国,东西南北的奇峰峻岭众多,各具特色,可以说千姿百态,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于是,古往今来诞生了多少这方面的杰作。这是后来者丰盈的精神滋养,是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创作富矿。我们知道,创造是个性化独特的精神活动,造化自然很重要,可是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继承其实也是以我为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因为有所扬弃,在扬弃的过程中,摸索到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

陈奕纯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是扎根于传统之作,是浑厚而苍莽的作品,同时又是具有思想性之作。如何说呢?它是厚实的、笔透纸背的,充满着民族气派、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作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陈奕纯独立思考并

坚持的创作原则。它因此接续着宋元的气韵,莽荡而激荡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气神;或者,这就是它照亮我们心灵的力量。

让精神焕发,并得以在纸墨间充分呈现,可以看出陈奕纯为此的努力,这就是他独特的创造了。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华光烛照,云蒸霞蔚,远山近峰,一派灿烂辉煌;于是,满目都是光彩,都是生动的气韵。陈奕纯充分地展现了他在光与色、光与影方面的匠心独运。

光与色或者光与影的运用,历来为西画所擅长,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后,我国画家中的先行者,于此有过可喜的尝试,并卓有成绩。而陈奕纯此作,似乎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表现得更加成熟和圆融了。

这个开放的时代,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最好的态度当然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这是一种聪明的态度,也是开放的襟怀,我尤其欣赏陈奕纯艺术上的有容乃大。那些灿烂的光华、流霞,层次分明的生动,光影与色彩的妙用,流动着的气韵,让人赞叹不已。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绘出画面上饱满的精神和气象,陈奕纯无所顾忌,他甚至不惜打破陈规,例如在用光用上色上,就十分大胆泼辣,这是一种大气魄。然而,画面却很和谐,鼎新中西,却还是民族的风情,这就很难得了。细细品味,我们发现,陈奕纯没有丢掉根本性的东西,他掌握着一个创作的原则,就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

画画,我们总强调气韵,但气韵是什么呢?气韵

者即是元气。好的画,神完气足,元气淋漓。气韵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乾坤的轮转,曲线的流动与自由的舒展,就是美妙的节奏和旋律。我们的艺术创造,正是要寻找与我们心灵律动相对应的天地的韵律,并充分地体现。陈奕纯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就堪称这方面的佳作。

我们虽然很难说,陈奕纯笔下的山是岱岳黄山,或是峨眉武夷,但它的容量很大,大气磅礴,包容着中华群山众壑之壮美,是集中而典型的艺术表现。这是中华民族的绚丽之美,是中华民族的气质和伟岸的精神。

陈奕纯创作这幅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是有所寄托的。在一篇《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的获奖散文中,他如此动情地讴歌:“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好一片着了火的山!霞光的源头是霞光,山的源头是山,一挥手,火,咆哮着,奔涌着,一路飞跑着就上来了。”

这是我读到的礼赞丹霞山中最美也最动人的文字。当然,我们不能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理解成是对丹霞山的绘写,如此理解就太具局限性了;但散文中《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这幅《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两者的精神脉络是相通的。我想,陈奕纯的这篇散文或者这幅国画里,所歌颂和绘写的咆哮着、奔涌着、一路飞跑着的火,以及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就是我们民族不屈的力量、我们民族坚强的自信。

从始于勾填、直逼物象,到舍形求意、追求真趣,中国画用写意来超越物象,发现世界背后的真实。意出于形而又溢于形,境由心生,在形之上呈现生机,方可称善。画好泼彩山水并非易事——背后不仅要有辛勤的汗水,有劳能育的智慧,还要有善为共事的技艺,更要有超乎时空的心境。境生于心又超乎时空,女画家许丽晴的泼彩山水画,经过多年的悉心向学艰辛探寻,如今渐得正果。

泼彩画法形成于上个世纪,至今不到百年时间。张大千之后,刘海粟是我国泼彩法造诣最高的大师。泼彩画不是一笔一画地勾勒写实,而是直接以虚化的、抽象的手法写意。然而以泼彩写意,用混沌朦胧的大色块体现山体结构乃至云气植被,让画面产生别开生面的勃勃生机,达到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可以看作是写意的一个新境界。

古人说“山川之气本静”。许丽晴爱静,她的画面多用深远构图,有时立幅还折带取势,山势蜿蜒又阔达通透,描绘出寂静而永恒的画境。她画山水画遵循“营造自然之境”的传统山水画原旨,契合山水画创制的审美意趣,在泼彩时注重以形写神,以泼彩法写意,时有“出彩”力作,给人带来一股安静、清新又和美的气息。

泼彩,字面灵动,一副有气势的样子。据说刘海粟当年画至意气所到时,直接将一碗水倒在画上,形成冲色冲墨的特殊效果。的确,泼彩绘画,墨色倾泼、形制放逸,开阔率性、神韵张扬,画家可以借此放开情绪,更加恣意淋漓地宣泄胸臆。许丽晴善于用心作画,借助泼墨泼彩直抒胸臆。作画之前,她会先对画面做好艺术构思,对什么部位泼什么色用什么样的方式泼,以及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随后怎么收拾整理等等,做到心中有数。经过长期不断揣摩研习,做到技艺娴熟、心手合一,遂成佳作。

中国古人喜以禅悟道理、文学描绘创造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的“诗中有画”就是实例。可见,人文气象需要文学素养作为土壤。

许丽晴自幼爱好文艺,绘画、写作数十载勤勉不辍,已经发表、出版2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作家。文学的功底对她的绘画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补益作用。在许丽晴的山水里面,大块色彩的交融,营造出千姿百态的烟火水郁效果。有时一片泼绿,轻罩重山黛染远水素黛;有时几簇流霞,辉映沃沃郁郁芳草茵茵。流岚云烟、孤帆小筑,虚虚实实,似有若无,亦真亦幻,使山水画有了诗一样的浪漫、散文一般的迷人,是擅长文学者的意境造化。

她还是位警察,20岁刚出头即担任过基层的派出所所长,如今已是江苏省公安机关的高级警官。能文善武、大跨度多重职业履历,产生性格的叠加,会增强人性格的后天性特征,影响到艺术发挥。泼墨泼彩因为取倾泼之势,是画家“有勇气的大胆之举”。而泼彩之后的收拾整理,是心中预设图景的呈现过程。做到章法与画面的协调,色彩与造景的呼应,近景与细部的精绘,是一个严谨又极富创造性、体现艺术家艺术感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全然不同于泼墨前的构思以及对泼墨过程的规划,没有所谓的随性、洒脱,所谓的酷炫、奔放,而是既浪漫又严谨,看似浪漫其实严谨,甚至理性。这种特性,正是跟警察这个职业对性格的磨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意与境结、画随心动;师法自然,境生于心。警界女画家许丽晴以心生之景作画,在山重水复、层叠叠嶂、龙腾雾绕之处泼彩寄情,泼出意趣、泼出意境,艺术的语言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 境生于心 超乎时空

——看女画家许丽晴的泼彩山水画

□曹存福